

浮萍草

段奇清

“青青水中蒲，长在水中居。寄语浮萍草，相随我不如。”此是韩愈年轻时所写，所表达的是与妻子卢氏离别后的思念之情。在年轻的韩愈看来，浮萍虽然无根漂泊，但它能相随所爱的对象。

据研究，千百年前，萍草是较为阔大的，但便于飘移和更好地生存，它变得越来越小，根、茎、叶以致极度简化成“一团细胞”，花也只剩下一枚雄蕊和一枚雌蕊了，它也就成了全世界最小的开花植物，其身、花、果的小，皆为世界之最。

萍草的这种不断简化，其实是在一路走着一路“放弃”。别的生物在时间的河流中，无不追求进化：由简单到复杂。只有萍草追求的是“退化”：由复杂到简单。

萍草的简单，反倒使得其物种得到最好的繁衍。据植物学家研究，浮萍在30小时左右就可完成一代繁衍，经推算，只要有合适的条件，4个月繁殖出的萍草，若把它们堆积在太空，其体积就会有地球一般大。

极度简化，唯其小，内涵也就精致。萍草的营养非同小可，它是动物和人类的上佳食材，因为它富含维他命和矿物质，被人们做成美味酱料，涂抹在汉堡等食品上。美国太空总署也正在研究，欲将其作为航天员的新一代食品。

植物个体的放弃与简化，往往会成为世界上最丰饶的物质，而被人们拾取和珍视。作为一个人也莫不如此。

一位美国记者总在采访甘地，因而对甘地的敬仰钦佩之情与日俱增。一天这位记者问甘地：“您能用3个字来概括您的生活诀窍吗？”甘地答道：“乐于弃。”

甘地放弃肉食，放弃豪华的衣服，摒弃所有的感官享受，过着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生活。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全身心地服务众生。甘地说：“幸福生活的秘密在于放弃，放纵招致死亡。”

放弃与简朴，让甘地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人物，是迄今为数不多得到官方与民间、以及不同派别的人普遍认同和尊重的政治领袖。

J.K. 罗琳说：“你想成为哪一类人，并不取决于你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你的选择。”

在藏族的一些村落，随处都可见到藏族男男女女右手摇着转经筒，左手捻着佛珠，嘴中念念有词。有游客问一位藏族老阿妈：“你们只要一有空就不让转经筒和佛珠闲着，这么执着和虔诚，希望得到什么呢？”

老阿妈的手并没有停下来，对游客说：“不希望得到什么。”游客有些惶惑：“并不求取什么，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精神动力呢？”老阿妈依然摇着转经筒与捻着佛珠，微笑着说，“希望失去点东西。”游客感到惊讶了，“希望失去些什么呢？”

“希望失去贪、嗔和怒。”老阿妈仍然微笑着平静地说。

甘地选择了“放弃”，藏族众信徒选择了“失去”，这就是一种萍草精神。

浮世的曲折，风雨的无奈，可萍草一点也不悲哀。生命的吸引力就在于用淡泊、智慧的心，去面对命运里那些艰难。有时候我们焦虑、迷茫，是因为总觉得命运的湖泊河流的风浪太大，水怪太多。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人的心灵才是化解和容纳所有困难险阻的大江大海。

“寄语浮萍草”，人生就是和自己所拥有的紧紧相随。谁的生命都不会是一无所有，尊重生命中的那些长远与深厚，并好好拥有它，同时努力寻找生命的积极力量，重新认识和创新人生。如此，哪怕是一种“放弃”“失去”，是一种“退化”“缩小”，它也会让我们的内心强大得如同一个地球！

星花月果

谢光明

夜里下了一场大雨。

一早，天晴了。院子里那个用来装水浇花的红色洗脸盆，积了小半盆水。洗脸盆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和缓缓流动的白云，还有远处青山的山顶。直径不过一尺的水盆里别有天地。水盆是一面镜子，我靠近它时，头颅占据了水盆的一大半，现出我略显憔悴的脸和一头有些凌乱的头发。我看见自己几缕白发在白云下被风吹着微微颤动。我一脸沧桑，一方面是艰难的生活把我折磨成这样，另一方面也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清高，偏执，不能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我常会为自己能写点文字而自以为是，目空一切；我喜欢以自己为中心，过于注重自己的感受，等等种种。

我动了动，把自己的影子移出洗脸盆，原本被我遮住的蓝天白云又恢复了原貌。我甚至在水里看见两只燕子，它们用尾巴裁剪白云，抛下一串呢喃声后，消失在白云里。我又走过去，倾身朝洗脸盆俯视，将整个身子压在洗脸盆上。盆里顿时一片灰暗，天空消失了，我像是一只出水的巨龙，门环似的双眼发着幽暗的光，乌黑的头发颇有黑云压城的气势，就连那些白发，都裹挟着令人恐怖的气息。我忽然想起一幅漫画，一只小猫在一滩水里怔怔地看见

自己成了一只大老虎，难道我就是那只小猫，生活在自我的虚幻世界里吗？

当我退后一步，洗脸盆再次现出蓝天白云的天空时，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是有一盆水的，只是平时太在乎自己的身影，被自我遮住了宽阔的天空，人才会有诸多困惑，烦忧吧。

夜晚，我在院子里徘徊，再次走近那个洗脸盆。我侧着身子，不敢让自己的身影倒影在水里，因为，我在水里看见天空是一幅美妙的画面：夜晚是一棵茂密的大树，开着满天璀璨的星花，那些星星的花朵，调皮地眨着灵动的眼睛。树上还挂着一个圆圆的果实，那是明亮的月亮，它照亮水，也照亮我的心。



烟村 李海波 摄

咸菜茨菰日月长

王晓

这个时节，往往一大清早，就有附近的菜农大担大担挑来大白菜、红萝卜、雪里蕻在马路边上叫卖，晨练的老人们成捆成篓往家买——腌咸菜。冬的味道从这一刻起，越来越浓。

我自己也腌过咸菜。那时还在乡下教书，屋前有块地，收拾收拾，学邻居种菜。忙人种懒菜，撒些白菜种，很快长成鸡毛大，边吃，边移栽。邻居告诉我，不移棵，菜长不大，也不好吃。或许因为这块地本身就肥，移栽的大白菜长疯了，不施肥，只洒点水，个把礼拜就长到膝盖，叶子阔大，叶叶相连，密不透风，偶尔落雨，沙沙一片。我喜欢坐在门廊下，看烟雨菜地，听天籁之音。

白菜长成，我却慌了：那么多菜，短时间内吃又吃不完，送又没处送，邻居家家有啊。笨婆娘不会过日子，照葫芦画瓢还是可以的。再学邻居将白菜起棵，挂在院内的晾衣绳上晒瘪，准备腌菜。缸和坛子买了不少，有自立门户的欢天喜地。晾去水气，青菜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再压块大青石。邻居告诉我一周以后可吃，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

性子急，家人常说“我”等不得草虾红”。喜吃水咸菜。因为菜腌的时间还不长，菜色泛绿，如乡间倔强的丫头，不肯安于命运的安排。这时候吃咸菜，吃的是鲜。汪曾祺说“腌了四五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细、嫩、脆、甜，难可比拟。”搬走压在坛口的大石头，抓两棵腌菜出来，清水一冲，切上两个红萝卜，不削皮，切长条，红红绿绿煮一锅。晚上，下了班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咸菜烧萝卜的腾腾热气将吊着的灯泡裹在里面，也将我们裹在里面。扒一口米饭吃一嘴菜，经霜的菜和萝卜都有点甜，萝卜当季，水咸菜鲜美，满足、感恩不经意就涌到心

里：辛苦一天，有此家常美味犒劳，足矣。

我在高邮生活三年。一到下雪天，或许新鲜菜蔬少，或许食堂师傅图省事，常做咸菜茨菰汤。茨菰是里下河地区最常见的水生植物，饥饿年代水乡人拿它救命。大食堂的茨菰汤的确如汪曾祺所言汤汁泛绿，但味道好，茨菰面，咸菜脆，汤清爽，尤其是鱼肉脂肪吃多之后，来碗茨菰汤，清一清肠道，那个舒坦！

小锅咸菜茨菰汤却不是这色，祖母能做得牛乳一般。她选的茨菰个头小，不用刀切，说有铁锈味，在菜板上拍碎，油爆，加水煮沸后大火升温，锅里开花，汤色渐白，推进去切成段的咸菜，有老豆腐劈上两片更好，一锅“牛乳”，豆腐如影随形、咸菜若隐若现，这样的汤一口气能喝两大碗。成年后，每次喝咸菜茨菰汤，不由自主冒出汪曾祺的句子：“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汤。我想念家乡的雪。”会心一笑，童年的饮食习惯会影响人一辈子的胃口、脾性。

咸菜烧肉是我外婆的拿手好菜。小时候去外婆家，外婆都要特意为我们多做个把道菜。外婆不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是舅妈。外婆叮嘱我们看见舅妈嘴要甜，手要勤，这样舅妈才会喜欢。小伙伴们的舅妈大多不太喜欢他们，会对他们翻白眼，我的舅妈还好，记忆里从没嫌弃过我们。享受外婆的爱很多，每次去都能吃一回小咸菜烧肉，那个香啊，打嘴巴都舍不得丢啊。物质贫乏的年代，外婆用咸菜烧肉给我们增加营养，也把浓浓亲情烙在我们记忆深处。只要咸菜烧肉的香味还在，外婆就没有远去，她还在天上看着我们。

又降温了，在这个寒意渐浓的晚上，我真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汤。